

西方哲理 思考·思辨·思索 精译文丛

# 劝 诫 与 格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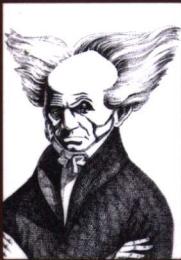


论人世的痛苦 / 论生存的虚无

论风格 / 论天才 / 论荣誉

论作者 / 论文学形式

论了解自我 / 论了解他人 / 劝诫与格言



〔德〕叔本华 / 著

范 进 柯锦华 / 译

西苑出版社

西方哲理思考·思辨·思索精译文丛

# 劝 诫 与 格 言

〔德〕叔本华/著  
范进 柯锦华/译



西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劝诫与格言 / (德)叔本华著；范进，柯锦华译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6  
(西方哲理思考·思辨·思索精译文丛)  
ISBN 7-80108-739-9

I . 劝… II . ①叔… ②范… ③柯… III . ①人生哲学 - 德国 - 近代 ②叔本华，A. (1788 ~ 1860) - 哲学思想 IV . ①B821 ②B51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1310 号

### 西方哲理思考·思辨·思索精译文丛——劝诫与格言

---

著 者 [德]叔本华  
译 者 范 进 柯锦华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68214971 传 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33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739-9 / B·39

---

定价：16.50 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译 序

叔本华（1788～1860），生于德国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父亲海里希是一位绅士般的银行家，富有而能干，指望叔本华能成为一个商人，承继家业，但叔本华从小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志向注定了他不能实现父亲的愿望。母亲约荷娜，才气横溢，是名噪一时的擅长描写风花雪月的小说家，她希望叔本华弃商从文，但叔本华不堪忍受母亲风流和放荡的生活，终于在继承父亲一笔可观的财产之后，与母亲分道扬镳，走上了他向往的人文学者之路。1818年，叔本华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时年30岁！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周折，叔本华于1833年定居法兰克福，专心思考，埋头创作，过着孤独的生活，直到1860年去世为止。

叔本华游历广，阅历深。在七十余年的生活中，他的足迹遍及美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他的兴趣广泛，对数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学艺术、梵文经典以及古代欧洲思想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对语言颇有造诣，精通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他还广交社会各届名流雅士。所有这些，使他的哲学有广泛的背景和深厚的底蕴；使他的哲学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使他的哲学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只有思考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只有真正体验人生的人，才会写出真正的人生哲学。叔本华就是这样一位一生致力于对人生诸多问题作哲学思考的人生哲学家。简单来说，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试图对所谓形而上学问题与伦理学问题作统一的说明，从而建立一种没有宗教的信仰。这种哲学把世界的本质看作是意志，把事物看成是意志的现象或表象，把意志与表象的诸多关系建立在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基础上。于是创立了一种新的人生观，对人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概括来说，我们可以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作这样的描述：人生就是意志的表现，意志是无法满足的渊薮；而人生却总是追求这无法满足的渊薮，所以，人生就是痛苦。

一方面，世界在时间上的无限久远和空间上的无限辽阔，使我们觉得自己作为个体、作为无常的意志现象，好像沧海中之一粟般的微不足道。现象的生灭无碍于意志的存在，个体的存亡无碍于种族的绵延，人对于世界来说十分渺小。另一方面，世界的无限恰恰是安顿于我们心中的，世界是我的表现，世界是我的意志。正是人的认识，把现象世界和意志区别开来，从而揭示出现象世界与意志的关系。主体与客体，意志与理念，观念与现象，世界与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由人的认识建立起来。没有人的认识，意志就是盲目的、无知的、原始的、无意义的。

叔本华认为，人这种生命现象也是求生意志的客体化，是一切生物中需求最多的生物。当人的生命现象为人的生命意志所肯定的时候，人生就是不幸的和悲惨的。叔本华把意志在追求目的时受到阻抑称为痛苦或缺陷，把意志达到它的目的状况称为幸福或满足。在这个意义上，痛苦是经常的，幸福是暂时的。因为人的追求没有最终目的，

这种生命意志决定了痛苦和缺陷是人生的本质。此外，如果人的愿望得到一时的满足，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叔本华还认为，人生是应该悲惨的，因为求生意志表现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永无止境又徒劳无益的追求和争斗中。

叔本华广采博取，用一系列西方传统中流行的概念，将人生的一幕幕、一场场一一表述出来。于是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等被其融入，从而揭示出许许多多古典哲学家吞吞吐吐，或缄而不言，或语焉不详的人生之谜。于是唯我主义、悲观主义、意志主义和虚无主义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成了内容丰富、令人沉思的人生哲学。于是尼采、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哲人中之狂狷，都成了他疯狂的信徒，甚至有人为探得叔本华原著之三味，竟从头学起德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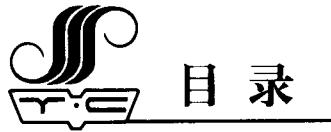
必须指出，叔本华哲学也是一种令人迷惑的哲学。关于动物的直观和人的直观，理性认识的哲学思维的问题语焉不详；关于各种形式的死亡对生命意志的不同意义所作的说明也很勉强；文中不少地方感情用事，用语粗俗，颇失雅致。

然而，读其书而知其人，明其义而不囿其辞。叔本华的人生哲学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叔本华提出的“意志”、“本能”、“直觉”、“痛苦”、“死亡”有广泛的价值；叔本华厌恶传统哲学的经院和烦琐的气息，强调清新活泼、激发想像的文采，为世人所推崇和效仿。叔本华哲学实际上开了近代西方人生哲学的先河。

立足于“思考·思辨·思索”的精神，我们选辑了这本《劝诫与格言》献给读者，希望读者诸君在阅读后能够透察人生之真谛。

“三思”精译文丛编委会

2003年3月17日



译序 / “三思”精译文丛编委会 1

论人世的痛苦 / 1

论生存的虚无 / 20

关于灵魂不朽的对话 / 27

论噪音 / 33

论作者 / 39

论风格 / 49

论文学形式 / 71

论批评 / 80

论荣誉 / 95

论天才 / 118

劝诫与格言 / 141

论了解自我 / 155

论了解他人 / 206



## 论人世的痛苦

除非痛苦是生活直接而当下的对象，否则我们的生存便完全没有目的。举不胜举的痛苦渗透进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它们发源于与生命本身不可分离的需要和欲念；倘若把这些痛苦看作毫无目的并仅是偶然的结果，那是极为荒谬的。无疑，每一个别的不幸在其降临时，似乎总是例外的；但是，不幸从一般意义上讲却是必然的。

大多数哲学体系宣称，不幸就其本质而言是消极的。<sup>①</sup>我不知道还有哪种说法比它更为荒唐了。不幸恰恰是积极的东西，它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尤其是莱布尼兹竭力维护这种荒谬观点，他企图用显而易见且又毫无价值的诡辩来加强他的论点。幸运恰恰才是消极

---

<sup>①</sup> 参见《神正论》第 153 节——莱布尼兹论证，不幸是一种消极的因素，即幸运的匮乏；它的积极的或貌似积极的特性是纯粹的偶然的，而不是它的本质的基本部分。他说，冷仅仅是热能的缺乏，冰水膨胀的动力纯粹是偶然的，而不是冷的本质的基本部分。事实上，冰水膨胀的动力只是在其分子中斥力的增加。叔本华把其全部论证称为是一种诡辩，是相对正确的。——英译注





西方哲理

黑格尔·尼采·叔本华  
精译文丛

的，换句话说，幸福和满足总是隐含某种欲望的实现，即某种痛苦结束的状态。

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通常得到的快乐总是不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动心，相反，我们所遭遇的痛苦却比我们预料的更为深重。

据说，在这一世界上的快乐超过痛苦，或无论怎样讲，快乐和痛苦之间总有某种平衡。如果读者想立刻见到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不妨请你比较一下两种动物的各自感情，其中一只正吞噬着另一只。

在任何不幸和苦难中，一想到其他人比你自己身处在更加恶劣的困境中，这不啻是一剂最好的安慰药，这种安慰适宜于每一个人。但是，对于整个的人类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多么可怕的命运啊！

我们就像田野上的羔羊，在屠夫的注视下恣意欢娱，为了他的美餐，屠夫宰杀一条又一条可怜的小生命。也就是说，在我们欢悦的日子里，我们对不幸一无所察，眼下命运或许已为我们准备了疾病、贫困、残废、视力或理性的丧失。

生存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时间不停地在压迫着我们，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并且紧逼在我们身后，犹如持鞭的工头。倘若什么时候时间会放下他悬鞭的巨手，那只有当我们从令人心烦的苦悲中完全解脱出来。

但是，不幸也有它的长处，大气压如果从我们身上移开，我们的肉体将会四下迸散。所以，如果人的生命



从全部欲望、艰辛和困境中摆脱出来，如果他们目前所从事的一切事情都顺心如意，他们就会自命不凡，不可一世。尽管他们不会因此毁灭，但总会表演出肆无忌惮的愚蠢——甚至走向疯狂。进而我可以说，一定的焦虑、痛苦、烦恼对于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一条航船如果没有压舱物，它就不能保持平稳，因而不能照直行驶。

的确，正是工作、忧虑、劳动和烦恼，几乎构成了一切人漫长的整个生涯。但是，如果人的全部愿望刚刚出现就立即得到满足，那么人们又将如何填补他们的生活呢？他们生于世间又将有何作为呢？如果世界是一个豪奢而安逸的伊甸园，是一块流溢乳蜜的田野，在那里，每个少男毫不费力立刻就能得到他心爱的少女，那么人们或者会厌倦而死，或者会自缢身亡。要么世界上将充满战争、残杀和谋杀，以致人类最终不得不遭受比大自然之手现在所给予的远为沉重的苦难。

在青春初期，当我们对即将来临的生活玄思冥想时，我们就像在幕布尚未开启的剧院里的孩童，坐在那儿聚精会神，热切盼望戏剧的开场。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这是一种赐福。即使我们能够预知未来，那也只是在童年时代，我们似乎就像无罪的囚犯一样，没有判决去死，而是宣判为生；然而直到那时，宣判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却茫然不知。虽然每个人都祈求长寿，即可以说是那样一种生活状态：“好死不如赖



活，一天不如一天，直至糟极而歿。”

假如你竭尽全力想像，太阳在其行程的照耀下所呈现出来的各类异常深重的悲哀、苦痛和蒙难，你将会承认，太阳照耀在地球上所唤起的生命现象能像月球上一样少，地球表面就像月亮一样仍处在冰清玉洁的状态，那该多好啊！

您还可以把生命看成毫无裨益的一段插曲，因为它扰乱了自然万籁的宁静。并且，不管怎样讲，即使你在生活中事事顺心如意，但随着你生命的延长，你将会更清晰地感觉到，归根到底，人生只是一种失望，甚至是一种欺骗。

阔别半世的少年挚友，一旦暮年重逢，在他们相互对视时，所产生的主要情感就是对整个人生的绝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带回到早年时代；那时，生活是多么地美好，犹如黎明时玫瑰般的阳光在他们面前无限伸展一样；然而生活允诺我们的是如此之多——真正兑现的又是如此的吝啬。这种情感深深浸透着他们各自的心田，以至他们认为不必诉诸言辞；对此情此景，他们默然无语，惆怅之感油然而生，却不得不说些什么。

一位经历世事沧桑、几代变迁的老人，就像一位坐在集市上魔术大师摊前的观众一样，接二连三地目睹着表演。对技巧观赏一次尚有情趣，但当它们不再新奇并迷惑不了人时，便会变得索然寡味。

生活中值得嫉妒的人寥若晨星，但命运悲惨的人却



比比皆是。

生活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尽职而终的说法是一件善事，它意味着某人已经了结他的工作。

倘若生儿育女仅是一件纯粹理性的行为，那么人类种族还继续繁衍吗？谁能够忍心怀着极大的怜悯看到下一代来分担生存的重负呢？无论如何也不能冷酷无情、不负责任地把这种重负强压于下一代身上。

我猜想，或许有人要对我说，我的哲学令人不快——因为我说出了真理。人们更偏好于无知，造物主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么，去找牧师吧，让哲学家们闭嘴！不管怎样，总不能指望我们的教条来迎合你们曾受的教诲吧。只有那些冒牌的流氓哲学家才愿为你们做这些无耻之事。去向他们祈求一切使你们感到高兴的教导吧，你们将会满意的，你们学院的教授必定会宣讲乐观主义，然而要打翻他们的理论却是一件轻而易举并令人愉悦的事情。

我曾提醒读者：任何一种幸福状态，任何一种满意的情感，就其品格而言乃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它包含痛苦的解脱，而痛苦却是生命的肯定因素。因而它必然导致：任何给予生活幸福的衡量，不是根据其快乐和愉悦，而是根据其解脱痛苦——解脱确定的苦难的程度。如果这是真实的观点，那么低级畜牲一定会比人有一种更幸福的命运而显得欢欣鼓舞。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来考察这个问题吧。



人类幸福和痛苦的形式无论怎样变幻，引导人们去追寻幸福和躲避痛苦的物质基础就在于肉体的快适和肉体的苦痛。这一基础极为有限，它仅仅是健康，食物，对潮湿与寒冷的抵御，还有对性冲动的满足，或是缺乏这些东西。因而，就真正的肉体快乐而论，人所享有的并不比畜牲优越多少，除非他的神经系统具有更高的可能性，足以使他对各种快乐更为敏感。但必须注意，它对痛苦的敏感程度也随之提高。然而与畜牲相比，在人的内心具有多少强烈的感情啊！人的情感的深沉与炽烈的程度与畜牲相比又是多么迥然相异！——然而，无论在此种或彼种情况下，最终都要产生同样的结果，即健康，衣食，等等。

所有这些情感的根本源泉就是对过去和未来的沉思，这种沉思伴随着人类，并对其所作所为产生一种强烈的影响。它们才是人类的忧虑、希望和恐惧等情感的真正根源；这些情感——动物对此毫无觉察——对人的影响远比当下所能体验到的欢乐和痛苦要深刻得多。人所具有的思考、记忆、预见的能力，实际上是凝聚和贮藏他的欢悦和悲哀的机器。然而动物却没有这种能力。它无论何时处于痛苦之中，却好像第一次经验这种痛苦，尽管在这之前这类痛苦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动物毫无概括此类感情的能力。因而，它们漠然无虑、宁静沉着的性行，是多么地遭人嫉羡啊！但是人的反省或思虑总是产生并伴同着全部的情感。并且，倘若承认对人



和动物都极为寻常的欢悦和痛苦的共同原理，人对幸福和悲伤的感受却更为敏锐，以至于人在达到欢悦状态的瞬间会兴奋而死，而在他遭遇厄运时就会跌入绝望的底层，自戮而亡。

如果我们的分析再进一步便会发觉，为了增加快乐，人的欲念的数目越来越频繁，其需求的程度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些欲望就其原始状态并不比动物更难以满足。由此，奢侈便源源涌现出来，精美的食物，烟草和鸦片的享用，醇厚的酒浆，华贵的服饰，以及超过他生存所必需的数不胜数的精品。

除了上述一切，快乐还有一种独特而奇异的源泉，痛苦也是如此，即快乐和痛苦均源于人的自身，是他运用其反思能力的结果。就其价值而言，它不成比例地占据了人，并且多于他的其他志趣的总和——我意指的是雄心、荣誉和羞耻的感情，也就是他所考虑的别人对他的评判。欲念的呈现形式光怪陆离，层出不穷，它本非根植于人的生理的快乐和痛苦，但却成为他殚精竭虑的奋斗目标。无疑，人除了与动物相同的快乐之感的根源之外，还有精神的快乐。这就意味着快乐之感的差异存在，既有无知浅薄的无聊小事或仅供茶余酒后的清谈，也有精神的至高伟业。但是，伴随而来的却是厌倦，它痛苦的另一方暗中阻挠着这些快乐。厌倦是痛苦的一种形式，无论如何，就其自然状态而言它不为动物所知。唯有牲畜中的最聪明者在它们被驯化时才会显现对厌倦



的微弱的痕迹。相反，它对人来说，却变成毫不容情的鞭笞和恣情妄为的蹂躏。那些生活的惟一目标只是填满他们的钱袋，而从不向头脑里塞点什么的可怜而卑琐的芸芸众生，就是对饱受厌倦折磨的独特例证。他们的财富异化为一种惩戒，驱逐他们于无所事事的苦海之中。倘若他们企图逃脱这种厄运，就必须四处鼠窜，东奔西藏。他们一到某处地域，便会热望询问此处有何种娱乐，多么像一群询问何处可以得到施舍的乞丐啊！欲望和厌倦是人生的两大支柱，这是一条真理。最后我要提一下两性关系，每个人都禁锢于特定的安排，这种安排迫使他只选择一人为偶。这种感情时常就会或多或少地成为一种性欲之爱<sup>①</sup>，而它正是微弱的快乐和沉重的痛苦的根源所在。

无论怎么说，仅仅增多了一点思想却有助于产生这样一座硕大无朋、高耸挺拔的人类幸福与不幸的建筑，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这座建筑同时也基于人与动物所共同具有的愉悦和悲哀的狭隘本性中，然而却使人易于沉浸于狂烈的感情，遭受感情风暴的无数磨难，并经历如此众多的情感震撼。这一切的一切都被如实记录下来，你从他脸上的皱纹里可以读到他所遭遇的苦难。然而，当一切都明了时，他便会幡然顿悟，原来他

---

<sup>①</sup> 在我的主要著作第二卷的特殊一章里，我已经详细地讨论了这一主题——原注



所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与动物的所获毫无两样，相比而言，动物却耗费了微不足道的情感和痛苦。

然而，上述这些只会扩大人生痛苦的范围，对人生的愉悦却毫无裨益。对人来说，惟有死亡才是真实的；这一事实使得人生的境况越发陷入痛苦的深渊之中。动物从不真正知道死亡为何物，因而也从不像人那样以某种自然方式对死亡沉思冥想，它仅凭本能来摆脱死亡的魔爪——然而人则不行，死亡的惨状总是浮现在他的面前。以至即使有一部分动物死于自然的衰亡，大部分动物也只能活到繁衍它们的种族之后，便或早或晚地成为某些其他动物的牺牲品。然而，人却竭力制定出所谓的自然死亡规律，但也存在无数例外。根据上述理由，动物要比人优越得多。事实上，人如同动物一样很难终其天年。因为人所生活的非自然方式，工作的紧张与情感的耗费，导致了种族的退化，并使他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动物比人更易于满足简单的生存，植物也全然如此，而人则凭借他愚蠢暧昧的程度在生存中获致自己的满足。所以，相比于人的生活来说，动物的生活既没有多少悲哀，也没有多少欢悦。究其缘由，一方面是动物能够免除于忡忡忧心的折磨，另一方面也归于这一事实——动物确实对希望一无所知。这样，我们在生活中所享有极大的美妙的欢快，动物就分享不到了。因为对未来幸福的精神憧憬和富于幻想并令人鼓舞的嬉闹，都是



归之于我们的想像能力。倘若动物能从忧虑的缧绁中挣脱出来，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没有希望。这两种情形都是由于动物的意识限制于当时的时刻，限制于眼前所能实际看到的东西。动物是某种当时驱力的体现，因而动物本性中所蕴涵的恐惧和希望的因素——它们扩展不了多远——仅仅产生于位于它眼前的相关物体，或源于这些驱力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相反，人的视界却涵摄他的整个生活，甚至拓展到过去和未来。

就此而论，动物与我们相比，却在某一方面展现出真正的智慧——我意指它们的宁静，即沉湎于当时情景时的静谧的欢悦。那似乎仅赐于动物的心灵的宁静使我们深感羞惭，因为我们时常放纵我们的思想和忧虑而陷入骚动不满的欲网之中。事实上，我一直提及那些希冀和期望的快乐并非毫无益处。一个人在希望和预想某些特定满足时，所具有的快乐是依赖于先前享乐的实际快乐的一部分。这些快乐在以后将逐步减少，因为我们预想得到的愈多，在后来实际来临时所发现的快乐也就愈少。但是，动物没有预想的快乐，也没有对快乐减少的痛苦，所有实际降临的快乐是完整无损的。同样，动物所遭际的灾难也仅仅是它固有的压力，而对我们人来说，对将要遭遇的灾难的恐惧，却疯狂十倍地压迫我们。

正是这种独特的方式：动物完全沉湎于当时的景况，使我们对家畜的兴趣倍增。它们于当时时刻人格化